

# 考生故事

40年,与大学失之交臂,抱憾终生  
再进考场,他想用考取大学迎接命运拐点



## 1978年第一次 2017年第二次 今年再进考场 69岁老人跨越40年的高考情缘 最想上的是河南大学



拿着准考证,信心满满

### 重拾书本 他要给晚辈们做榜样

“如今,20多年了,现在欠的债务也就剩下9000块钱了,我心里越来越踏实了。”柳玉春说,年纪大了,地也不种了,去年,作为贫困户的他吃上了低保。

“离婚后,前妻一直跟着儿子过,我在这个院子里一个人过,20多年也习惯了。”柳玉春说。“5年前,我在北京打工时从电视上看到八旬老人还可以考大学,我为什么不能呢?”

在同乡一个老师和县教育部门的大力帮助和支持下,2017年6月,68岁的他参加高考,当时是滑县年龄最大的考生,一时传为美谈。

“去年高考,我考了180分,其中语文20分、英语17分、数学33分、文综110分,刚好跨住大专分数线。”柳玉春说,他认为自己还有进步的空间,第二次高考就没有填报志愿,“专科不理想”,也坚定了他来年再战的信心。

原本想这样平静地复习,没想到,又一场残酷的考验袭来。“2017年10月,唯一的儿子病逝,给我很大的打击。”柳玉春说,他强忍悲痛,投入到了学习中,每天6点起床,上下午自学8个小时。“今年的目标是提到400分以上,其实我最想上的是河南大学。”

柳玉春说:“我之所以考大学有3个理由,第一是给晚辈们做个榜样,树立好家风;第二是为著书立说做准备,不为我工作;第三是多学习点管理知识,有可能了再把厂子搞起来,也不枉费这一生。”

令他欣喜的是,在他的影响下,他的晚辈们很争气,有个外孙女考上了南京大学研究生。“对我来说,一辈子吃够了没文化的苦头,希望孩子们不再因此受累。”



密密麻麻的演草纸

“这次高考,感觉发挥得还行。”6月8日下午,走出安阳滑县英民中学考点,69岁的柳玉春一脸轻松。去年高考,他考了180分,刚过大专线,没有填报志愿。“心里不甘心,这不,又整整复习了一年。”他说,今年的成绩如达到一定分数线,就会去圆梦了。

从1978年第一次参加高考,恍然之间已过40年。与大学失之交臂,令他抱憾终生。40年里,他经历了从身家几十万到一贫如洗、从中年离异到老年丧子等一系列变故,感慨万千。如今,他想用考取大学来迎接命运的拐点。

记者 石闯 文/图 发自河南滑县



抓紧复习

### 69岁再战高考成“网红”

6月,炽热的阳光烘烤着豫北大地,在河南滑县枣村乡枣村集村的主干道上,随处可见村民晾晒的小麦。高考来临,69岁的柳玉春再度成为男女老少热议的话题,“瞧瞧,咱们村的老柳又火了一把。”一位热心邻居更是在高考期间,当起“专职司机”接送柳玉春。

柳玉春居住在村里一处农家院里。这里原来是他当年办食品厂时的厂址,房屋已经破败,甚至连门都没有安装。院子里杂草丛生,一些木柴及玉米堆在院落里。

柳玉春生于1949年4月,他的父母都是农民,有6个子女,柳玉春排行老大。柳玉春说,他记忆最深的是,小时候老是吃不饱饭,对他来说,一个最强烈的愿望就是通过读书改变命运。

1960年,他高小毕业,去新乡参加了升学考试,可惜的是,因户口条件限制未能录取,然后就辍学了。那一年,他11岁。6年后,他和邻村的女孩邵正印喜结连理。“我和妻子膝下一共有5个孩子,4个女儿,一个儿子。”柳玉春说。

### 40年前与大学失之交臂抱憾终生

原以为一辈子就要和黄土地打交道:“1977年,高考制度恢复了,但当时我并不知道。直到几个月后,我又重拾书本,并在1978年夏第一次走进了高考考场。”那年,他考了320分,未被录取。

柳玉春说,他原本想着第二年再战,可是怀有身孕的妻子马上要生产,家里又分给了十几亩责任田,“家里和地里都够忙的,哪有空啊,只得无奈地放弃了”。

虽然没进入大学深造,但高小毕业的他也算村里的知识分子。他在村里干了几年会计。这使得他的眼光放得开阔

和长远一些。

1980年,他看准了商机后,在亲戚朋友之间东挪西借,在村里果断办起了第一家食品加工厂,搞起了罐头、果脯和芝麻糖食品加工。那一年,他31岁。

然而,在柳玉春心里,总有一种隐隐的疼痛。“我们附近村里的小伙和我一样,1978年高考时考上了大学,毕业后在县政府部门上班,后来还成了领导干部。”在老家,那是很风光的事情。柳玉春心里有些不服气,也在暗暗较劲儿,“不去上大学,也一样出人头地。”

### 从身家几十万到离异“贫困户”

“当时缺乏经商的头脑,办厂的头几年里营业额也很小,开始一年也就能赚个几千块钱,后来赚得就多了,好的时候,一年能赚20多万。”柳玉春说,从1980年到1992年,他的身家积累到了几十万元,工人一度达到两三百人。

“说实话,我早就成了‘万元户’了,在当时确实很少见。我也是县里小有名气的农民企业家。”回忆过去,柳玉春感慨万千。

“1992年,听说有出口日本的机会,我决定加大力度生产,一下子生产了50吨果脯,当时一顿是两万多元。”然而,在

北京营销时突然打击袭来,“日本那边不要货了,货物滞留在了北京。我在找销路时遇到了江湖骗子,把货物倒空了,血本无归”。

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,让他一下子陷入了痛苦的深渊。由于没有了后续资金,食品厂倒闭了,工人们散伙了。从此,他成了不敢回家的人。“有两三年,债主天天上门要钱,让我和家人苦不堪言。为了减轻债务对家人的影响,1995年春,我和妻子离了婚,所有的债务我一个人承担。”他说,从此,他踏上了北京的打工路,用建筑工地的一点点工薪,用来归还一笔笔债务。